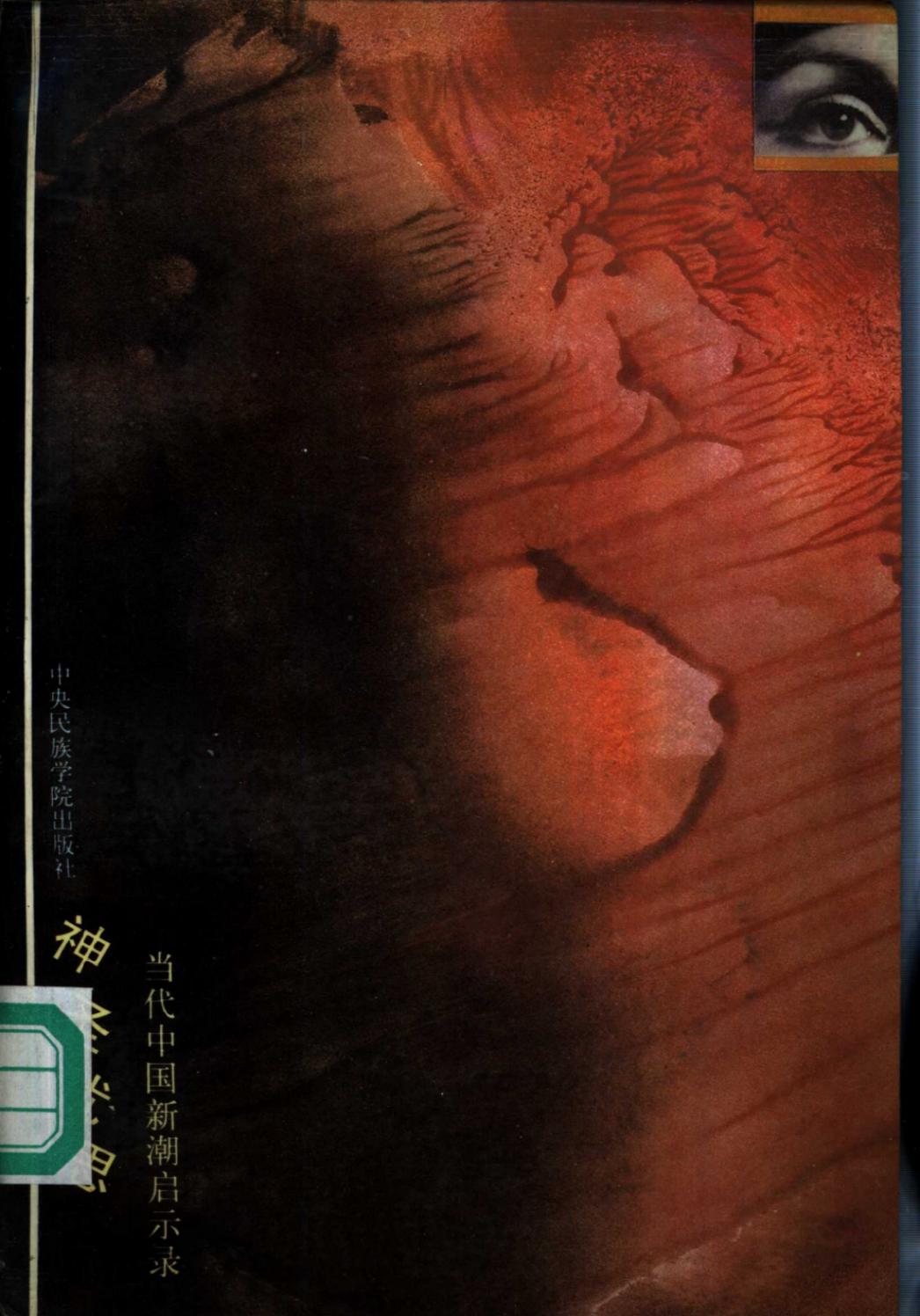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神

当代中国新潮启示录



# 神 圣 忧 思

——当代中国新潮启示录

(下册)

斯 超 编选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 **神圣忧思**

**——当代中国新潮启示录**

**斯 超 编选**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27号)**

**通县财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5625印张360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81001-083-2 / 1·29 定价：3.50元**

# 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

《神圣忧思——当代中国新潮启示录》（上下册），收集了反映我国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16篇。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才流动难的问题、出国留学热的问题、人口问题、个体户问题、中小学教育危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中学生考场舞弊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大龄女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婚姻问题、乞丐问题等等。以这种角度编辑报告文学，在我国恐怕还是这一次。这表明编者具有较敏锐的社会问题意识。书名冠以“神圣忧思”，突出了一个“忧”字，既是对诸如此类的社会现实问题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感到忧虑，又是对解决这类问题的高难度感到忧虑：要改变一向认为神圣的东西岂有不难之理！但人们毕竟已怀有忧国忧民之心进行思考或反“思”了，而这正是解决问题的眼光。

社会现实问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只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罢了。关键在于敢不敢实事求是地正视它们、面对它们。把不存在诸如此类的社会现实问题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是极大的误解；把研究这类问题扣以“给社会主义抹黑”，更是极左的做法。事实上，敢于正视客观存在的问题，恰恰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正如承认落后，才能改变落后一样，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对社会科学工作等、人文科学工作等来说，敢于正视、面对这类问题，给予认真的研究、解释，提出种种解决办法，正是对社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的任务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缩短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避免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为此就要不断消除妨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诸如此类的社会现实

问题，就是为了消除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障碍因素或把它们的后果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而这正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神圣忧思》的编辑，集中反映了人们敢于实事求是地对正视社会现实问题，反映了人们在对待它们问题上的观念的重大转变。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个人认为，编辑出版《神圣忧思》这样的报告文学集，在实践上、理论上都是有好处的。从实践上说，它能够引起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存在的尖锐的或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注意和重视，促使人们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多种有效途径和办法。从理论上说，它能为各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深入研究社会问题理论，提供丰富的感性事实和有启发意义的角度。

总之，我认为，《神圣忧思》的编辑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也相信，读者会喜欢这本书，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1988，5，22，于中国  
人民大学

# 目 录

郑杭生	写在前面的话
杨守松	海南大气候 ..... ( 1 )
陈祖芬	关于候补中年知识分子的报告 ..... ( 34 )
苏晓康	不结浆果的黄土地 ——续《阴阳大裂变》 ..... ( 57 )
贾鲁生	丐帮漂流记 ..... ( 97 )
李 军	男儿女儿闯世界 ..... ( 149 )
刘保法	中学生圆舞曲 ..... ( 164 )
陈祖芬	一九八七：生存空间 ..... ( 200 )
高晓岩	二十一世纪人 ——当代大学生百人自述 ..... ( 269 )
张力奋	夕阳并不孤独 ——《中国的白发浪潮》纪实 ..... ( 291 )
陈冠柏	八十年代离婚案 ..... ( 339 )
李宏林	

# 海南大气候

杨守松

海南建省!

海南建大特区!

海南实行比特区更“特”的政策!

三句话的关键是两个字：政策。

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字：特。

中国向世界打出了海南岛这张牌。

中南海向海南岛打出了一个“特”字的牌。

一个“特”字犹如一颗原子弹，一个“特”字犹如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天象奇观。全世界为之瞩目，全中国为之动容。成千上万有志有识之士在兴奋和喜悦之后，不约而同地从心灵深处爆发出一种足以震荡大地的呐喊——

到海南去奋斗去创业!

到海南去追求去开拓!

到海南去自我完善去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于是——

五万封信函飞向海南。

五千名中青年知识分子奔向海南。

于是——

海南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才大爆炸：大学毕业生和工程师全都成了乡镇企业的推销员——他们推销的不是产品而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才能和抱负。因为太多就出现了“竞争”。于是，大学生

滞销！

面对这股人才南移的潮水，面对这出人意料的人才“泛滥”和爆炸，我惊愕，我感慨，我急切地追寻和思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与这个问题紧紧贴在一起的是：海南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大特区还没有正式建立，就蓦地向世界抛出了一个大问号！

## 上篇 人才大爆炸

### 第一章

从“天堂”到天涯。有人说，她是“私奔”。她说：我要在自我完善中寻求自我人生的价值

初冬的苏州水乡。

小镇一片宁静。

很难令人相信的是，打破这宁静的竟是一个貌不出众的护士，一位出手不凡的文学青年。

她才二十二岁。七岁就开始参与“理家”，十三岁就差不多操持起全家的事务。父母的低能使她过早地也过度地尝尽了人生的悲凉与辛酸。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么一个弱女子有过怎样超常的负荷。现在好了。她用自己采草药的钱换取了卫校的毕业文凭，又用自己艰辛的汗水与心血使一家的生活开始摆脱了困境。她该喘一口气了，她该有属于她自己的欢乐与自由了，她该与她的青梅竹马的恋人共同创造所有年青人都应该有的那种幸福生活了……

她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她把辞职报告递给了卫生院院长。都说她的神态是平静的。当然不是小镇所固有的那种平静。

“真的？”院长颇为得体地惊诧着，表现出一种宽厚与怜惜。“本来，我们准备让你负责共青团工作的，还有……”他似乎感到了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于是他说：“到海南去，可以更好地发

挥你的才能。”

消息不胫而走。

“徐春英私奔了！”

“和谁？”

“还不是中学的徐剑雄！”

“听说是一个港客呢，说不定是一个美国佬，总之是一个有钱的富翁。”

从小镇到县城，长舌男女们从不为编造传言感到累。

略带点“私奔”意味的，倒是沈建林和陶伟华。刚领了结婚证，双方父母正忙着为他们办喜事，他们却留下一张辞职申请就和徐春英一起告别了乡人。

还有一个徐剑雄。他和陶伟华、沈建林是一个中学的教师。校长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陶伟华和几个文学青年到大观园去赏月，校长竟叫她去训话，说他们“乌七八糟，搞什么名堂”。徐剑雄和徐春英一起讨论文学创作，校长就在背后说他“道德败坏”。徐剑雄说：即便讨饭，也比在这个校长手下工作要好。

小镇上这四位朋友的行动把我的创作计划彻底打乱了。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跟踪采访。我要到天涯去寻找我的朋友的思想轨迹，我要到海南去听一听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

出乎意料的是，还没有踏上南中国的土地，我的采访对象就从这四个人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我甚至没有时间和我的朋友谈心，来不及记下他们的感受。我只好在采访别人的同时把本子递给徐春英，让她把要说的话自己写下来：“我觉得中国许多人希求得太少了。我当过妇产科护士，我知道一个人生下来是多么不容易！而一个人的一生又是多么短暂！我希望我的一生比别人有更多的内容。我辞职到海南，并不是付出了什么代价，而是去寻求别的人得不到的东西。我要追求我的第二人生。我要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我可以当总统。”她对一位去海南办事的东北人说，“我

也可以做小商贩。”她使那个眼睛大块头也大的东北人刮目相看了。她说关键在于奋斗。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成功与失败都不重要，家庭与爱情也不重要。我可能和职位很高的人成婚，也可能和凡夫俗子结合，我只要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自由就行。

海南岛不是要成为“自由岛”吗？

芍药号海轮。他告别了一个世界——一个“养老可以，干事业不行”的世界

芍药号海轮在琼州海峡的浪涌中摇撼。两只海鸥紧紧地追逐着海轮，久久不肯离去。

航船已经远离了大陆。虽然，出海不是出国，更不是出世，但毕竟是远行异地，何况又是辞去现职而投奔异乡呢？可我没有看到朋友们背井离乡的惆怅与凄凉，而是感觉到了一种气氛。不只是这四个朋友。在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五百多个床位的芍药号海轮上至少有五十个是到海南岛去“找工作”的。于是我心一动，我猛然感到此次南下恰恰是赶上了一阵旋风，一种浪潮。正是时候！

“养老可以，干事业不行。”北京××部××司的方×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

方×是八二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分配在谁都想去的××部。那是一个等级森严而节奏缓慢的地方，就象一部沉重的旧机器，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他不习惯这种生活，他不愿在这“养老院”埋葬自己的青春，他就到海南岛来了。

“我几天前还在哈尔滨，零下13°，现在我到海南了。我是自费来的，而且对单位领导保密，谁也不知道我是到这里来。我给海南写过信，没有答复。我等不及，就自己跑来了。我父母都是高工，他们理解我，支持我的行动。如果我安定好了，他们也会来。我来之前把所有的工作、事务、人情来往都处理完了。我现在感到和以前的生活有了界限了。我告别了一个世界。我要重新

开始一种生活。为了这，我结束了我十年抽烟的历史，我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我也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意志。”

他微含着笑意，和我的四位朋友一样显得乐观开朗。他又拿出一叠剪报给我看，他对海南的研究远远超过了我的临渴掘井而收集的资料。一股热潮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海南岛，那是怎样一个神秘诱人的世界呢？

## 第二章

人才交流中心。清水衙门贵客盈门，寂寞的南中国突然成了举世注目的北斗星

海南岛，从地图上看，象一只蚌。她默默地卧睡在南海之中，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蛮荒瘴疠之地，只有“逆臣”罪囚才被放逐到这里，几千年都作为“南荒极境”、“鬼门关”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愁断魂。”就这么一个可怕的形象。据统计，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三十年中，国家分配到海南工作的大专毕业生共一万四千余人，到一九八五年，留在岛上工作的只有一千多人！指令性的分配没有留得住人才，而建立大特区的消息却把全国的每一根神精都牵动了！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在党的十三大期间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欢迎有识之士到海南去开发建设。此后几天之内就收到全国各地的四千封来信。过去走掉了一万多人，现在却有几万、几十万人想到这“南荒极境”来。

海南岛的“蚌壳”被掀开了一个缝，原来里面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海南行政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接待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几乎是“顶天立地”的“人才交流需求表”。但可以看出，这张大而粗略的表早就失去了它的约束力。不论这表是谁制订的，也不论它

的根据是什么，它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海南所需要的全部人才概况，而且它也决不可能仅用这一张表就把大批大批的人才打入“另册”。

大约二十平方米的接待室挤了上百人，就象跻身于上海的公共汽车。有的人找不到座就站着在人才交流登记表前填写自己的履历、特长……神情郑重庄严。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理想以至于命运，一古脑儿倾注在这张白纸上。走廊里围满了人，楼梯上也站着人，楼下似乎是一个不相干的单位，但也被从全国各地赶来毛遂自荐的人才占得满满的。

在办公室，每天送来一大捆一大捆的信。一个人拆信来不及，增加到四个。还不够，于是从电大抽调来十多个学生帮忙。

我随手拆了几封信。同样的内容：要求到海南工作！同样的热情：义无返顾，决不后悔！同样的口径：十万火急，疾盼回音！

内蒙古自治区党校的兰××还寄来一份厚厚的见面礼，他利用十多个夜晚，查阅资料，惨淡经营，写出了六千字的《关于建设海南省经济特区的设想》。

除了台湾省，全国各省市都有信来，全国各省市都有人来。

到十一月底，信函已有五万封，来人超过了五千。他们的年龄：百分之八十五在三十五岁以下。他们的学历：百分之九十五在大专以上。

名副其实的人才大爆炸！

行政区宣传部——

那天，忽然来了一个二十一岁的四川姑娘，她在泸州地委某部工作，听到许士杰关于海南需要人才的讲话，一个晚上睡不着，第二天同父母“拜拜”一声，就自费来了。

海南日报——

安徽某报记者以采访全运会作掩护，两脚一溜过了大海，到报社来“挂号”；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晚报》副刊部的刘×和工交部的王×——两个年轻的姑娘叩开了副刊部主任的家门，请求他

“收留”她们；

青海的一名记者，河北省文联的一个干部，自费找到报社领导，说：如果一时安排有困难，就做临时工，卖报纸也行……

一个月内，全国有三百多名记者、编辑、作家和干部要求到报社工作。

### 《天涯》杂志编辑部——

主编冯秀梅怎么也没有想到，就连她那个道地的“清水衙门”，也忽然身价百倍，整日贵客盈门，甚至全国知名的作家和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也找上门来，自愿来“天涯”当一个“小”编辑……

寂寞的海南岛，忽然成了大学生、工程师、专家、教授和记者、作家、编辑们举目仰望的北斗星。以致海南建省筹备组不得不通过新华社再次声明：根据建省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海南目前不可能把要求来岛的人都全部吸收进来。有志开发建设海南之土，只能通过信函与海南人才交流中心联系，经考核合格后输入人才库，将来根据经济建设的进展，有计划、分步骤地引进，希望不要急于自费来岛找工作……

### 民意测验。人才银行。海南岛的容量和市委书记的胸怀

海南行政区党委宣传部宣传处曾对三百七十名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市民作过民意测验，欢迎建大特区、欢迎人才引进的是三百六十九人，只有一人反对。三百六十九人代表着六百多万海南岛人民的意愿。

“那么多人要求到海南来，这是海南人民的光彩！”

海南岛的容量是很大的。据宣传处王处长说，海南建省，需要引进十万以上的各类专业人才，而到十一月底，通过招聘、借用等方式到海南工作的才有五百多人。

人才交流中心的林志向处长向我介绍说，海南人才本来就少，现在要建省，就更加奇缺。行政区为了迎接人才，已经决定拨款

二百五十万元，造两幢“招贤楼”。对于引进的人才，要实行各种优惠。当然，目前首先引进的是急需人才。比如外语、轻纺、食品、外贸、旅游、财会、金融、法律和建筑等等。

在跟我说话时，又不时有别的人插进来找他。他不得不同时应付几个方面的工作。他虽然年轻，精力充沛，但超常的接待工作使他已感到疲倦。他接连往鼻孔里抹一点兴奋剂以保持良好的心绪。他在某个基层请示有关引进人才手续时宣布：经过讨论决定，今后招聘人才，不再需要行政区人事局批准，各单位有权直接招聘使用，只要经人事局备案以作今后正式调动之用就可以了。

这个决定显然是明智的。

然而，能理解并这么做的似乎并不很多。以至出现了一方面人才紧缺，另一方面人才又出现了象滞销产品似的无处推销的现象。未作更改的观念，在新旧交替中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某些迟缓与冷漠。博大的胸怀并非人人都有。一种担心别人超过自己的自尊感或嫉妒心理也不会一个没有。

市委书记林明玉有他自己的眼光。

十一月二十九日，难得的一个没有重要来宾的星期天，他谢绝一切来客，把自己关在家里，全神贯注地撰写和修改《关于海口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这位从屯昌县来的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生，在客厅里挂着海瑞手书由“生老百年”四字组成的“寿”字碑贴，两旁是对称的海瑞诗文长轴。一望而知，他是海瑞的崇拜者。他在海口市担任市委书记四年，用他扎实而有效的工作赢得了市民的信任。一次赵紫阳总理来视察，他陪着登上大酒店顶楼，俯瞰市容。赵总理高兴地说：海口象个大城市的样了！

没想到海口要成为海南省省会所在地。林明玉心中筹划多时的海口发展规划也一改再改。他对我说，海口将建成具有热带风光特色和新型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到二〇〇〇年，海口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将从现在的六、七个亿上升到八十至一百个亿。为了这个目标，急需的是政策、资金和人才。政策中央会给，资

金从国内外筹集，人才却必须靠自己选择。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写“探讨”，就是要在确定经济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确定引进人才的规划。

人才难得呀！林明玉一再说：过去请都请不到，花钱买也买不到，现在人家千里迢迢自己找上门来了，海口市旅店家家爆满，这是大好事！这说明海南有希望，有奔头。如果让人家来了见冷面孔，就是没知识的表现。海南的气候是热带，就要用海南的“热气”来欢迎到海南的朋友。即便一时确实不能安排而不能明确答复的，也要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让人家高兴而来，愉快而归。

正是从这个精神出发，海口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麦珠丹主任热情而耐心地接待着一个个来访者。新疆信息报记者刘智群十月初来联系，十一月中旬就已经正式调到海员俱乐部工作了。人民大学孟文彪只用三天就得到了电视台的答复：“同意调入”。这，就是“海南速度”！

海口人事局还建了个“人才银行”——就在我采访这事的当天，报纸上报道匈牙利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能人银行”，可见有识之士的心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人事局对一时不能落实单位但几个月或一、二年之后必定用得上的人才，就先“存”起来，把自己盖的楼留出几套。他们的招待所也成了“人才库”。对这些人，他们按规定发工资，组织他们进行技术咨询。等到今后某个经济建设项目上马了，要人了，就随时输送过去。

难怪，我到市人才办时，有几个已经调来和正在联系中的年轻人一再希望我写一写林明玉，写一写麦珠丹。

**街头流浪汉。克拉克乐团。卖大饼、扛麻袋、端盘子……都是大学生**

人才南移，犹如水向东流。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和自治区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蜂拥而来，在给海南带来希望和活力的同时，也确实对接待、安排上造成了一种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求职

者是奔着机关来的，但海南建省早已确定“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在编的干部尚待安排，更何况新来者？因而求职者十之八九败兴而归。

于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八十年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上，出现了一批奇特的流浪汉和失业者——

北京来的两个姑娘，没有找到接受单位，又不愿意回去，就在街头卖大饼：

贵州、上海、齐齐哈尔的几位风度翩翩的男士，把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文凭塞在裤袋里，然后推一推眼镜架，卷起西装袖口，到码头上扛起了麻袋；

苏州小镇上的四位青年不想依靠大专文凭求业，他们决意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的劳动开办一家饮食店，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和富足，然后再重操旧业搞文学。他们就把苏州名点萝卜丝饼搬上海口的街头和宾馆。一位作家甘愿和他们一起去叫卖，当有人担心卫生不合格时，他竟拿出作协会员证以说明食品绝对清洁。仅仅在几天之后，这萝卜丝饼便成了海口天字第一号紧俏点心，以至大宾馆都竞相定购；

辽宁一个小伙子是卖了血凑齐路费到海南求职的，可惜钱用完了还没把自己“卖”出去。他发誓不再回“大陆”，就跑到一家快餐馆要求端盘子涮碗，给的钱只要吃饱不饿死就行。对方认定他是开玩笑，是对服务性行业的一种嘲弄，他急了，便嘭嘭拍响胸脯，说：“我连血都能卖，还在乎这大学生的臭架子吗？”对方肃然起敬了：你干吧，每天至少给你五元；

南蒂舞厅。某一天，忽然出现了一名叫“克拉克”的乐团。

“克拉克”是英文百灵鸟 clark 的音译。别出心裁打出这“克拉克”旗号的，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毕业生，叫于长胜。其他三人是和他“同病相怜”的伙伴。乐团成立那天晚上，他们以水代酒，碰杯庆贺，第二天便闯进了南蒂。经理表示欢迎：每人每晚给二十元，干一天算一天；

南京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画家，在别人的启发下画了一幅肖像，上写：吾等皆八十年代大学毕业，自费到海南求职谋业。皆因吾等才疏学浅，海南虽大而无容陋纳寡之门。奈所集之资告罄，又不愿流落街头为丐，故献此拙画以换铜钱一二，不图发财，只求充饥可也……这幅画就贴在区人才交流中心门口。

在邮电招待所，我找到了这位青年画家。“为什么一定要跑来呢？写信不行吗？”“来了才放心，来了才认识海南，来了才更感到海南岛有奔头，值得为她献身。”“那也没必要贴画到外面去么。”“那画已经揭了。人事局一位领导找我谈，我就说我的苦衷，他很同情，正在帮我联系单位。”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在大街还是小巷也无论是在政府的各个部门还是在基层的大小企业和公司之类的单位，都可以见到各地找上门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什么事都肯做，只要能留在海南……

一向都以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的斯文著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着自己的形象？

我开始细细地寻觅和思索。

### 第三章 用知识来塑造自我，塑造人生

“克拉克”乐团的于长胜已经被国际信托投资进出口公司招聘了。

在他上班后的第三天，我找到了他。

他是山东淄博市人。爱好音乐，所以做了音乐教师。自学外语，又考进了二外。没钱念书，课余作导游、翻译，于是取得了文凭。他在被铁道部中土公司招聘而合同尚未签订的情况下，听